

百年前白泉潮面村的“发财公公”

□孙峰

在定海白泉镇潮面村有一座赵家祠堂，附近居住着很多赵姓人家。康熙年间，赵氏始祖从慈溪移居潮面，迄今约有三百余年。到清末，赵家有一位叫赵德润的富商，他早年创业于上海滩，晚年出资修葺了赵家祠堂，并捐助田产设立“恤嫠会”，救济村里的贫寒孤寡。今祠堂内立有一通碑刻，为赵德润所撰，记载其关于“恤嫠会”和赵家祠堂管理的细则，并开列其捐助田产的清单，既反映当年沪上定海籍创业人士的公益情怀，也反映这些实业家克勤克俭的创业之道。这通碑刻高1.65米，宽0.67米，厚0.1米，楷书阴刻，立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至今也有百余年了。

敢想敢做，勇闯出路

这位赵德润，被赵家后人称为“发财公公”“李家老大人”，这两个称呼都是有来由的。

叫他“发财公公”，是因为赵德润曾经在上海滩做生意，积累了一定的资产，据住在祠堂附近的一位阿婆说，当年“发财公公”带银元回来，“银洋是用贮谷箩抬来”，可见其当年致富返乡何其荣耀。

赵德润出身于农民家庭，从小父母早逝，家境不是很好，后来

就被抱养到定海干礁李家，成为李家人，所以赵家人后来也叫他“李家老大人”。

“发财公公”年轻时就去上海滩闯荡。关于他的发财经历，据住在祠堂附近的百岁老人赵忠荣介绍，发财公公做老板，向外国轮船推销船上的生活用品。为外国船员供应各种物资，确实是当年旅沪定海人的一种谋生手段。后来赵德润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经营船舶服务商行，凡船上所需粮食、蔬菜及各种船上用品一概亦有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据说当时在沪颇有名气。

晚清时期，国门洞开，上海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，黄浦江上停满了外国轮船。这些轮船上的船员往来船岸之间，需要摆渡舢板，有不少定海人成为舢板的船公。外国货轮上的船员，要吃要喝，更需要各种生活用品，于是一些船公干脆就从事贩卖，把各种货物带上舢板，驾船到黄浦江心，向货轮上的外国人兜售，有的还进行交流，慢慢地积累了客源，赢得了市场，不少勤劳朴实的定海人靠此起家，成为有一定经营实力的供应商。

“发财公公”发迹以后，还带了一些赵家子弟到上海滩去发

展。据赵忠荣老人介绍，其父亲就是“发财公公”赵德润介绍到上海去工作的。“发财公公”有不少外国货轮上的朋友，考虑到在老家做农民太穷苦，就介绍赵忠荣的父亲到船上做船员，英国船、日本船上都呆过，一字不识的农家青年因此还学会了英语和日语，在上海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，赵忠荣老人就是在上海出生的，他记得当年是住在东大名路。赵忠荣老人还说起这样一个小故事，1932年上海发生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日本人发起挑衅，开始打仗后，上海人都前往租界避难。赵忠荣的父亲会讲日语，经过日本兵的哨卡，日本话一讲，还是有些作用，带着一帮子乡亲从外白渡桥安然进入租界。这个小故事也反映当年很多定海人在上海从事航海职业，善于学外语、讲外语，无论谋生还是交际，都是大有用武之地。

“发财公公”良心好，是个大善士，但是唯一遗憾的是他没有后代，他娶了几房妻妾都没有给他生育过子女。赵忠荣老人说他见过“发财公公”的小老婆，乡亲们叫她“小瞎子婆婆”，还有一个是“大瞎子婆婆”，两位婆婆晚年眼睛失明。“小瞎子婆婆”是宁波慈溪三北人，时常从上海到白泉祭

祖，就住在赵忠荣家里。赵忠荣一家在抗战期间也从上海回定海老家居住。

造福桑梓，抚恤孤寡

“发财公公”难忘故乡情怀，晚年荣归故里，做了很多好事。一是修建了祠堂。赵家的祠堂叫“敬修堂”，祠堂所在地原先都是草屋棚，赵德润出资修建了很气派的祠堂。据村里老人介绍，当年的祠堂，前面后面都是花园。

二是获知潮面赵氏媳妇较多，为帮助她们赡养幼儿，赵德润捐出良田多亩，倡议“恤嫠会”。嫠，指寡居的妇女。据赵家祠堂的碑刻记载：“愿将自置田亩助入敬修堂，永远为业。分作两股，一股入祖祀，俾各房子孙随祀，轮流春秋上祭之需。又一股助恤嫠会，凡吾族中或遇不幸子孙年轻身故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弱媳，其妻松筠节操，他所缺者，无可赡养。准其宗长处报名入册，每月每人给洋五角，计人口之多寡，定数目之高下。俾年轻孀妇仰侍俯育，衣食有赖，不致冻馁矣。”

据赵德润在碑刻中自述：“予生于寒素之家，幼失怙恃，既无恒产，鲜之提携。”幼失怙恃，即指其从小父母早逝，没有了温暖的依

靠。他深知作为一个孤儿的生活艰苦，因此在事业有成之时格外眷顾家族里的弱势群体。

赵德润倡设“恤嫠会”，抚恤孤寡，对于救济对象，他也并不是一味地施舍，而是提出了要求：“孀妇其子既已成立，理宜归偿，多寡不计，任从自便。得有子孙置产慨助，彼此幸甚。”他希望贫寒子弟，要自强自立，等到创业有成，也要回报社会，要像他那样，慨助田产，让公益事业薪火相传。

克勤克俭，注重管理

赵德润在致富之后，其实也是非常低调谦恭。他在碑刻中自称：“祖宗德荫，频年以俭稍可积聚，置买住房几间，又买山田几亩。”一方面对于田产之数他并不张扬，另一方面，他刻意强调一个“俭”字，强调家业是靠勤俭创立的。

在碑刻的开篇，赵德润就开门见山，揭示克勤克俭的意义。他说：“窃思富贵荣华乃天主张，由不得我。勤劳俭约乃我主张，由不得天。夫勤与俭，斯积且昌，故谚有之曰：大富靠天，小富由勤俭，岂虚语哉？”他觉得一个人的创业成功，一靠机遇，二靠勤劳俭约。机遇有时候是靠运气，而勤劳俭

约则完全可以由个人主观努力、自觉养成的。

在沪上打拼经商多年，赵德润深知“创业不易守业更难”的道理，因此在赵家祠堂及“恤嫠会”的管理中，也处处渗透着克勤克俭的思想。比如，对于祠堂敬修堂的管理，赵德润敦促族人爱惜公共财产，每族轮到祭祀之职责，一定要好生使用祠堂用具，一旦损害必要求赔偿。碑刻中说：“所置办器皿，并碗碟一切等件不得失去，倘有遗失损伤，均向值祀照数赔偿，不得私徇。”对于祠堂资产管理，赵德润也作了严格要求：“设立敬修堂祀簿一本，并条约章程，一切载明簿上，不得遗失。”对于“恤嫠会”，也要求“设立簿据一本，将一切章程修约录入，亦不得遗失。”这些都深深反映一位商界人士的财务管理思想。

晚清以来，大量定海人走出海岛前往上海谋职，其中也有不少白泉籍人士，如著名的纺织界巨头王启宇，还有皋泄的朱宝丰，金山后香的蒋昌圭等，这些旅沪定海商帮的故事很多，他们回报桑梓，在白泉等地留下不少公益善举，潮面村赵家祠堂的这一通碑刻也反映了古城定海深厚的商帮文化。

故土的四合院

□应红枫

片水稻田。每到耕种季节，从绿树掩映的山坡地上望下去，被村舍和竹林环绕的田畍上，插秧劳作的人们零星地点缀在嫩绿的秧苗间，阳光照耀在水田中央，一闪一闪的，使那一簇簇的禾苗显得更加碧绿，也使那座村庄镶嵌在了一幅迷人的水墨画卷中。

我当年居住过的那套旧式的四合院，躲过了几次征地拆迁，依然还在那里，甚至连院子里的基本陈设，包括天井屋檐下的那两口大水缸，都没有改变它原先的位置。在那方四合院的南面，父亲开垦有几垄菜畦，并用竹篱笆围了起来，在附近农家讨来一些鸡粪杂碎施上底肥，浇水培土，就开始栽种了。在靠近墙脚的那块地里，父亲种的是茄子，眼见地里开满淡紫色的花朵，没几天准会结出一簇簇尖尖的小茄子来，很快便一串串地悬挂成一片紫色油亮的风景了。而栽种在东侧的那一排冬瓜，简直可以用疯长来形容，它们根本不安稳于给它们开垦的那块土地和狭窄的瓜棚，藤蔓爬延得到处都是，父亲不得不隔几天给它们牵一下藤，免得妨碍其他作物的生长。不过冬瓜开花后结果也很“给力”，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在院子的东侧，白花花的一片，其中最大的一个，足有四十斤重。父亲给自家留了三个，其余的那些冬瓜，照例送给了左邻右舍。母亲把其中一个切块煮熟，做了腌冬瓜，剩下的两个，红烧、放汤做菜吃。天气热，那时海岛乡村没有冰箱，冬瓜切开容易坏，放不长，于是我家的餐桌上，几乎天天有冬瓜。

相比于父亲的开垦种植，我最喜欢约上同村的几个男孩去海边滩涂赶海弄潮。我们到海涂边放鳗钩、闷青蟹，那样收获的乐趣，甚至一点不比专业的推掣和串网捕鱼差。在我老家金塘岛沿海，在被海塘拦进来进行淡化处理的大片盐碱地中，一般都有若干条纵横的沟渠连接着入海的碇门，使那片水草丰茂的沟渠随着潮涨潮落有活水流动，是泥鱼、青

蟹和水白虾的天堂，也成为了涂蟹（中华乌塘鲤）和其它海生物的繁衍乐园。每到暑假时节，我们就在那片长长的浦沟里寻找自己的乐子，敷塘、放鳗钩、闷青蟹，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待潮水涨平时，在靠近碇门一头的浦沟，大家一齐用涂泥筑起一道“拦河大坝”，那些趁潮而入的鱼虾便无路可退。然后远远地将沟渠里的鱼虾用竹竿往赶，在距离第一道坝20余米距离，再筑一坝，然后看准退潮时分，齐心协力锅盆瓢勺一齐上阵，把那段拦起来的浦沟里海水掏干，那些在浅水洼里蹦跳的鱼虾，就是任由你捕捉的一把把惊喜了。

在滩涂上捕捉青蟹就有点难度了，因为它的洞穴总是又弯又长，而且多叉道，就算掘地三尺也不一定捉得到。但是青蟹打洞不会象弹涂鱼一样留后门，必定从一个洞口出入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掘地无望的情况下，干脆把事给做绝了：在附近海滩上拔来大堆水草，揉成非常结实的一团，把有青蟹爬行爪痕的洞口堵它个严实实，还捧上一堆海涂泥，在上面糊它个密不透风。这样，到第二天早上再去把密封的洞口启开，下面封堵的海草上，保证挂着一个被闷得奄奄一息的大青蟹在等着你。

相对捉青蟹而言，钓涂鳗要省力得多。在钓具店里买上几枚中号的钓钩，或者拿中号的缝衣针在火上烤红，拿根筷子把它弯成钩状，串上结实的尼龙线，一头绑上一支尺来长的竹签，就可以出门了。在海涂边随便掏一只红钳蟹（招潮蟹），挖去顶盖和脚爪，把有蟹黄膏的一面朝上，扎在钓钩上，然后在海塘边的浦沟里寻找一个边沿光滑、有涂鳗游动痕迹的洞穴，把竹签插在洞穴上方，把饵料慢慢放入洞口约二十厘米，然后在洞口附近用手指弹几下水面，使水面的震动对洞底的涂鳗有所触动。一顿饭工夫，便可以挨个去收获所布下的钓钩，只要洞中的涂鳗没有外出“旅游”，几乎每钩都不会落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村民们也开始进行滩涂承包，养对虾、养蛏子等，海塘内的那些浦沟于是逐步被开挖成了对虾养殖塘，一些原生态的捕捞场景，也就渐

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二

父亲早年当过兵，退休后总是惦念他的那段军旅生涯。父亲当兵时，干过两个兵种，先是在东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上当海军，在舰艇上服役了一年多，被抽调出去，为鱼雷快艇开挖隐蔽的洞库。每每说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父亲总会满脸的兴奋和怀念，我想他的眼前，肯定又浮现出了他年轻时奋斗的时光，以及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们。

说着说着父亲也常常会阴沉下脸色来，他说，干坑道兵的那些年，什么苦活、累活、脏活都干过，但是那都不算什么，在坑道兵工作中最凶险的是排哑炮。父亲说有一年冬天，他和战友们支援福建沿海地区开挖战备坑道，上级传达军部要求，务必赶在新年前完工。于是大家夜以继日加班加点，加紧开凿岩坡。那天傍晚，大家打完炮眼后装填炸药放炮，但是三号炮眼迟迟未见炸响。大家不敢贸然上前，约摸过了快半个小时，有个战士忍不住偷偷上前去处理哑炮。直到那个战士来到炮位前，那炮眼依然是哑的；那战士站起来准备处理时，那炮还是哑的；那战士拿出工具处理那哑炮时，那炮还是哑的；但是就在大家悬着的心快要放下时，那哑炮却突然炸响了……由于要加快工程进度，装填加了倍的药量，那位战士被拉拽出来时，已经快被炸成碎片，难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形了。那一次，他们按上级要求提前完成了战备坑道的修筑任务，荣立了集体二等功，在庆功会后，大家把那亮闪闪的军功章，掩埋在了那位为排哑炮而牺牲了的战士墓前。

父亲是党员突击队骨干，累活、重活总是抢在前面，哪怕累得两腿肿胀、满嘴血泡，父亲也从不吭声。父亲从部队回来的这些年，随着年岁渐老，当兵时落下的各种病痛不断地折磨着他。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当兵时，一次在某沿海地区执行任务，原定一年半的工程量，因战备需要提前半年完成，父亲所在的工程兵连队被派去增援，他和战友们又开始连轴转，战士们也没有半句怨言，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不断赶进度的战备任务。但是在那一次，为了保证

施工质量，在连续五天四夜的混凝土浇筑施工中，由于父亲一直站在高架上向上递送混凝土的最累的岗位上，别人换班时他又顶了一班，在工程快结束时，父亲累得昏迷休克了。在当地医院抢救无果后，被紧急转送到上级医院。父亲在昏迷了三天三夜后，终于从鬼门关边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是脊椎落下了功能性损伤。

父亲退伍回来时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就是那几枚亮闪闪的军功章了。上一次回去探望父亲，面对那几块陈旧褪色军功章，我问父亲，你一身伤痛换来的这些，值得吗？父亲十分严肃地看着我说：当然值得！

三

自我记事起，四合院里住在我家隔壁的方大婶，似乎一直在侍弄着对面山坡地上的那一大片番薯地，开始我总是弄不明白，她要种那么多的番薯干什么？后来知道，大婶她做的烤番薯、番薯片和番薯糖，是她家重要的经济来源。每到收获的季节，方大婶总会挑一些最好的番薯送给我们，还怪难为情的样子，说只是一些番薯，拿不出手。其实我是很喜欢吃番薯的，而母亲经常把大婶送来的番薯切成一大块一大块，在煮饭时放在上面一起煮着。煮熟的番薯饱含了很多水分，却散失了番薯本身的糖分，也少了许多香味，所以我更喜欢方大婶家里做番薯片时直接在大锅里烤出来的黄澄澄、散发着甜甜香味的烤番薯，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

方大婶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澳洲。去年初夏，他从澳洲回来省亲，逗留岛城数日，临走前，让我陪同他去看看昔日就读的中学校园。为了领略故土风貌，他特意选择步行。我陪着他穿过东大街，再朝西晃悠过去，进入建国路的小巷子，我特意领着他参观留方路旁边的那三口井，那是一口记载着海岛古城抗击外侮历史的古井。但是，他似乎兴趣不大，只是一个劲地催促我去曾经就读过的初中校园看看。无奈我只好领着他，转角来到书院弄的二中旧址。但是哪里还有我们读书时的校园影子啊！二中高大厚重的门楼，甚至连前后几幢四合院式的教学办公楼也早已经被夷为平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商住楼小区了。我只能实话实说：我们曾经聆听过、

奔跑过、嬉戏过的那所校园，早已经不存在了。

看着他漠然失落的神情，我陪着他从小区的大门口出来。他说，那就去看看我们高中时的校园吧。听到这话，我只有苦笑。但是拗不过同学的执着，我带着他来到了位于东海东路原高中旧址。但是几经变更，那里也早已经不再是往昔的模样了。前几年那里还作为当地的成教中心被保存着的那方院落，竟然也被推倒盖起了新的商住楼。看着瞠目结舌满脸伤感的老同学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，我只能对他说，这里经济发展得相当快，城中村（旧城）改造使得老城区面貌日新月异……诸如此类的话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正面临着无处怀念的尴尬，面对回乡省亲的游子，却已经是无物可睹，甚至已经无亲可思，令一份深切的乡愁怀念无处安放。

第二天，他满怀惆怅地飞回澳洲去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回来。

四

我最近一次回到故土的四合院，参加侄子因疫情而延误的婚礼。在那座打我记事起就受到呵护的四合院里，我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，堂叔们忙不迭地给我倒水搬椅子，并为我端上一盆盆家的井水，漂浮在脸盆里的是未曾浸水的新毛巾。纳入耳际是淳朴而熟悉的乡音，乡邻们欣喜地叙说着金塘岛近年的发展，我的心已经被满满的温暖包裹起来。

洗了脸，落座。我再一次环顾这座四合院的时候，昔日的景象已经明显地改变了许多，院中央的小树苗，早已经长成了挺拔的大树，在我家的院墙外，两棵高大的文旦树依然茂盛，那口井水依然清冽甘甜，在那里静静地诱惑着我滋生不绝的惦念。

随着舟山跨海大桥的建成，金塘岛已经成为了一座连接东西的半岛，岛上各项产业迅速崛起，使得大多数的村民有条件搬迁到了镇上居住，或者在宁波、杭州、上海等城市买了房子，甚至出国定居去了。但是搬出去了的村民们，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，都不会忘记自己的“根”在金塘岛，就像我不会忘记故土的四合院里，那一棵高大的香椿树，永远散发着鲜嫩的清香。

